



杨玉坤 著

陕西楞娃

本书以水利泰斗李仪祉和爱国名将杨虎城将军珠联璧合的治水功绩为主线，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百年发生在黄土地上的感人故事。作者在精心构思故事情节的同时，用万花筒的创作手法反映出黄土地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和人生百态。《陕西楞娃》在人物塑造上，推出不同层面的300多个人物，真叫琳琅满目，栩栩如生，像一座雕塑完整的文学人物画廊。

本书以水利泰斗李仪祉和爱国名将杨虎城将军珠联璧合的治水功绩为主线，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百年发生在黄土地上的感人故事。作者在精心构思故事情节的同时，用万花筒的创作手法反映出黄土地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和人生百态。《陕西楞娃》在人物塑造上，推出不同层面的300多个人物，真叫琳琅满目，栩栩如生，像一座雕塑完整的文学人物画廊。

上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陝西楞娃

杨玉坤 著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楞娃. 上 / 杨玉坤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80680-906-8

I. ①陕…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8277号

陕西楞娃 (上、下部)

- | | |
|------|--|
| 作 者 | 杨玉坤 |
| 责任编辑 | 闫 璞 党静媛 |
| 整体设计 | 可 峰 |
| 出版发行 |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
| 字 数 | 900千字 |
| 印 张 | 47.75 |
| 版 次 |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0680-906-8 |
| 定 价 | 79.8元 (全二册)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手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采撷黄土高原渭水之滨一朵顶着珠冠莹莹的芬芳野花，虔诚地双膝跪地，用心灵的手插在“世界水文化”母亲的鬓雅。啊，您是洪荒中治世先治水的女媧、大禹，您是《圣经》中的亚当、夏娃，您孕育了人类文明，您旷世伟大！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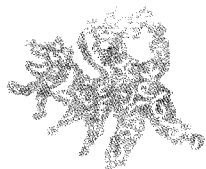


在陕西方言中，有不少炼话。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曾询问陕西临潼人范明先生：“楞娃”作何解释？答曰：“‘楞’者——木、四、方。‘木’者直也，‘四方’者有棱有角也。”

陕西黄土出楞娃。楞娃的禀赋——刚耿愚直，具有阳刚之气，阳刚之拙美。楞娃的含义是指有男子汉气概粗野而有力的鲁莽人，像砖窑里没烧熟的生砖坯子，又叫“楞娃生坯子”。有位哲学家说：“好的缺点有时比好的优点更具人格魅力。”楞娃的特点就是“楞”——有勇少谋，胆大包天，“头割了碗大个疤”，吃生，硬整，啞大活，亦“董烂子”。楞娃也可写成“冷娃”。陕人、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大师级人物吴宓将冷娃概括为“生、冷、憎、倔”——面冷寡言，忠厚实在，认死理，一根筋，骡子脾气，头提在手里弄事情。其粗野鲁莽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说岳全传》中的牛皋。这种美中有缺的性格，如果受中华民族黄土文化的冶炼、熏陶和打磨，给“刚耿愚直”融入“忠、孝、仁、义、信”的精髓和理念，就像神庙中高高建造了形而上学的祭坛。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兴亡和人民的利益，疾恶如仇，受命于危难之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从而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甚或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呜呼，壮哉！

陕西又称“三秦”，乃炎黄祖先发祥之地，之后又有周、秦、汉、唐等多个王朝建都，乃旷世奇才司马迁的故乡，文化积淀有如几百米的黄土层厚重。秦在春秋战国被列国称为“虎狼之国”——多产楞娃。楞娃之勇猛，如狼似虎。当时，他们是铁甲、利剑、长矛、战车的象征，是神话故事中在恶龙鲜血中沐浴的猛士，是从天而降的雷神，是秦始皇兵马俑军阵中冲锋陷阵的勇士。盖一方水土造就一方历史、文化，一方水土、文化造就一方人。为什么陕西多出楞娃？而历史、水土、文化、风俗、民情使其然也。谚云：“江南才子山东将”，其必曰：“地灵人杰”，“地灵”者，地域文化也。

序 幕



人生天地间，
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
做一大事去。

——陶行知

满船明月载归客。一艘远洋大船在琥珀粼粼的大海中航行，天地万物都沉浸在银色的蒙蒙光雨之中。

大船的甲板上站着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人，伟岸体躯，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持文明博士棍，其儒雅很有种绅士风度。他手扶栏栅，多情的海风撩起他的衣角，翩翩起舞。他凝神望着东方，脑子里映现出铺天盖地的茫茫黄色——那风是黄的，土是黄的，山是黄的，水是黄的，那像金子般的黄土文化，深深沉淀在他澎湃的血液里……

黄土明月梦里寻，
万里求学到欧国。
借得大海一瓢水，
甘霖十万润乾坤。

啊，东方——太阳升起和喷吐火焰的地方！这首洋溢着爱国爱民烈火般的诗情，曾点燃一位妙龄西洋小姐的情窦理想，从而萌生了对这个东方人的初衷。

他两次赴德国留学，毕业于柏林大学。当金钱和美女向他招手时，他归心似箭，毅然要回到那乡愁万般的地方——土房、土墙、土炕、土窝窝、土窑窑、土坎坎的家乡，那种十指连心的情结啊！他一身西式洋装，但灵魂是用金子般的黄土塑造的。他的根深深扎在文化积淀深厚的祖先的黄土里，与这儿的风土人情、思想智慧、五谷杂粮、面条野菜、遗传基因、人生价值、农民说话的口形腔调连在一起，与泥土的气味、人身上的气味、村庄的气味连在一起……

啊，那八百里秦川微风吹掠、天光云影掩映下的浩荡麦田，那哺育周秦汉唐文化的母亲河——渭河两岸一缕缕发自野花的幽香，那流淌着神话故事的泾河的一滴鸣溅溪涧的清露，那美神仙姬居住的洛河岸上一朵猩红绽露凌晨吐放的春花，那高山仰止司马祠苍松翠柏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千古一帝始皇陵“扫六合”的雄风，那乾陵女皇向天问鼎高大的无字碑，那杨贵妃香冢上一片扑簌坠落的红叶，那天下黄河一壶收吼声如雷、气震天宇的壶口瀑布，那翠绿翳日姜子牙钓鱼台“宁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风范精神，那每当清明时节，在纷纷细雨中湿淋淋的古柏汉槐掩映下炎、黄陵墓前，遥相飘荡悠悠升天的绵绵香火，那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哟……

明月满空天水净。在这博大的宇宙中，他望着蓝墨水一样深邃的大海，童年的往事，一件件钩沉，一桩桩浮现在青年人眼前……

第一章

—

金娃娃，
银娃娃，
不如我这泥娃娃。

——这如梦如醒、亦幻亦真的歌儿呀，他脑海里反复映现出关中农村这首摇篮曲，那是圣洁的东方女神在俯首吟唱，并用她那伟大而轻柔的手指，在他肉肉的小屁股上敲击最美的琴键。他在她阳光雨露和乳腥味极浓的怀抱中，像鸟雀嘴对嘴吃着嚼碎的浸着母体酶液的食物，慢慢进入梦乡，口里流着甜甜的涎水……

土，铺天盖地的土——村头的石碾上、村腰的石槽上、院子的捶布石上、大门两边的石门墩上、禾苗上、树叶上，落着厚厚的一层，像香炉的灰粉。人像是从土里扒出来的文物。穿着土靛蓝衣服的勤快女人，两个屁股蛋沾着土末，像涂着飞天腾空的云朵；憨厚、邈邈的男人，脊背背了个土块画的大王八，是庄稼人没大没小，逗乐子的耍儿。在村道玩耍的小孩，还有蹲在门口的小猫小狗，仿佛是用泥土捏的。

生长在黄土高原的孩子，除了少数骡马成群、金玉成堆的富家外，哪个不是土里生、泥里长？农家少闲月，庄稼人一年四季忙得鬼吹火。孩子长到四五月，便像小狗小猫在地上爬滚，拉屎拉尿。夏季，无论男孩女孩，都是光屁股穿

条红裹兜。擦屁股用的是胡基疙瘩，或让孩子坐在地上，大人抓住腿一拉，略大的孩子拉完自己往前一挪一挪。孩子拉到了炕上，母亲扯着高八度的嗓子，叫来大黄狗。狗扑进门，霍地跳上炕，呼哧呼哧喘气，伸着颤悠悠的舌头，舔孩子撅起的屁股。母亲咬着牙“啧啧啧”，这是人与狗磨合的语言——狗懂得，反反复复舔，比擦得还干净呢。几十年过去了，母亲那“啧啧啧”的声音，还像歌儿在耳畔缠绕。孩子穿着母亲手织的毛袜、线袜，在屋里屋外爬。膝盖磨烂了，母亲给补上，烂了补，补了烂，补丁擦补丁，就这样“三翻、六坐、七妈咪、九爬扑，十个月上拔萝卜”，绊绊磕磕，伤伤病病，硬是“从猿到人”，学会了“打能能”，以至直立行走。

到了四五岁，特别是男孩，懂得像个“胡敬德（花脸）”。大人手头紧，谁给孩子买玩具？孩子懂事，也不要，树下拾个干柴棒棒，就是大刀、长矛，手里挥舞着，一路疯跑，打地上的草，打柳树垂吊下来的穗子，打下雨积聚的水壕壕，见啥打啥，像个小堂吉诃德，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身下穿着开裆裤，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下边吊个像茶壶嘴的小牛牛，上边吊着两窟窿鼻涕，牛牛上沾着黄土，鼻涕上沾着黄土，母亲非但不嫌脏，还说什么“鼻多气壮”。有的女孩比男孩更疯，动不动就爬树，骑在树枝上“压儿卧”，整个树在摇动，她像坐在绿云里荡漾。那些金玉包裹的孩子，像个病秧子，三天两头发烧着凉，而这些风里雨里摔打的孩子却气壮如牛，像个小壮丁。谚云：“不怕娃不安，就怕娃不翻。”跌跤、碰头、摔跟头，好像吃咸豆儿，脸上、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红一块，但越摔越硬邦，像用锤子锻铁。喝凉水、吃发霉的馍，不害肚子疼，说什么“不干不净，吃到肚里没病”。那种“百无禁忌”的顽强生命啊！手弄烂了，抓把面面土往淌血处一抹，口里念道：“面面土，贴膏药，不到三天就好了。”乐得母亲抱在怀里，一头栽下去，用嘴唇点瓜点豆——从额头、脸蛋、嘴巴，挨次吻到肚脐，并一头栽下去顶牛，嘴里念道：“顶牛，一下顶到北头，北头一个黑老婆，不是大姨是外婆。”逗得孩子像呱呱鸡儿愣个儿笑——母亲心里未唱出的诗歌，在她怀里孩子的笑声中补充唱了出来……

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村道和大路上车碾人踏，有时塘土竟有几尺厚。一群光屁股孩子坐在热烘烘的塘土窝里，像坐在暑天的河水中，那土细得像面粉，脚一踏——“啪哧”，顿时激起黄粉浪花来，像水一样溅人一脸一身。有时，孩子们打起土仗来，尘土飞扬，那简直是黄帝大战蚩尤的战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个个弄成了出土文物，只有两个滴溜乱转的黑豆豆眼，才能辨认出是活物。

在东西文化中，都有用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活人，名叫亚当；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变成了女人，她就是夏娃。”上帝对亚当说：“你本是

泥土，仍要归于泥土。”

在中国的文化史中，老早就有“女娲炼石补天，抔黄土做人”的美丽传说，比西方要早几千年。

李仪祉土生土长在农家的炕头、院落，是个在铺天盖地的塘土里爬滚大的泥孩子。荒年里，他同哥哥爬上老榆树采树叶（蒸饭吃），不小心从树杈跌下来，摔得半死。母亲吓坏了，久经世故的祖母说：“不咋，先喝碗小儿尿顺顺气。”他伤风着凉，不是用瓠罐瓠，就是用火针扎，他的额头有瓠罐瓠的紫疤儿，太阳穴尽是米粒大小的火针印儿。祖母说：“泥娃娃皮实，命壮！”他像那抗旱抗病的野草，见风见雨就“刷刷刷”地长；禾苗旱死病死了，他却又苗又壮，黄土娃娃有野草般的生命力！

李仪祉说，我小时候傻气重，家里人叫“凉凉子”，意思是“二杆子”。我清清楚楚记得曾祖母那个老样子——瘦得骨头上包了一层薄薄的皮，皱皱巴巴、斑斑点点的。那疙疙瘩瘩的老手，暴起粗细的青筋像渔网。老人家面貌和善得像尊菩萨，她说她到庙里数罗汉，数到自己年龄，是“枯瘦菩萨”。她是祖父的继母，没有生育。自从曾祖父辞世，她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到了暮年成了“累赘”。大伯祖父不养活她，他的后任老婆郭氏虐待她，指桑骂槐，说什么“老不死”“一天坐在炕上成神哩”“前世的冤家”。老人家以泪洗面，后来竟拄着枣棍出去要饭。祖父祖母知道了，将老人寻回来，跟上自己过活。百善孝为先，虽说是继母，但祖父祖母对她极孝顺。三茶六饭，生怕老人吃不好。冬天，祖父祖母临睡前必来问安，说声“二婶，你阿搭（哪里）不美气？”老人说：“好着哩，佢争色（不够成）地多吃了几个煮馍，心口有点顶。”祖母立即将小脚在地上扒了扒，连鞋上到炕上，给她揉肚子。直到揉得老太婆放了个嗤噜屁，带着一股萝卜气。老太婆笑着说：“佢没德行的，把人能熏死。这下克化了，松泛了。”祖父说：“松泛了好，是不是煮馍下得硬了？”老人家说：“不硬，是我贪嘴，多吃了几个。阎王爷叫这哩，叫那哩，咋不来叫我，我把我娃害到啥时为止呀？”祖母说：“二婶，这二年咱的日子越过越好，你是家里的老祖宗，我们都盼你能活一百岁！”老太婆笑了，说：“谁能活得结到世上，那不成了老妖精？人说‘刻薄不赚钱，忠厚不蚀本’，不是二婶说哩，他老大不得好，他不养活老人，损了阴德，他好了你把我的眼挖了。娶了个狐狸精后老婆，小家失教的，说话难听地能闹（毒）死老鼠，左邻右舍，不搁人（没人缘）。佢老大把外万货当成‘香饽饽’，言听计从。你看生的娃，一个个栽拐牛犄角（不成器），他娃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哩。我娃两口子是大孝子，要积几辈人的德哩。老天有眼，儿孙都比人强。你看臣儿，就像没喝迷魂汤，两个黑豆眼一睁，灵得像狐子。大口，男子口大吃四方，日后是个啞大活的。还有锁儿，性子绵的，通人性的，说话彩大得很，尽说

书上的话，跟他爸跟的上上的，是个念书人，骑马坐轿的……”祖父祖母临走时，还要给炕筒添把柴火，用手摸摸炕席，生怕老人受了冻。老太太喜欢一只灰色的大花猫。每天，我坐在曾祖母一边，那个猫咪睁着黄色的大眼睛，身子坐在卷曲的尾巴上，蹲在曾祖母另一边。老人家用疙疙瘩瘩的手，一会儿摸摸猫，一会儿摸摸孙儿，一天老坐在炕上不下来。我爱上了那只猫，用手抓它，那家伙以为欺侮它，“哇”一声，伸出锋利的爪子，那怒目圆睁生气的样子，十分吓人。秋天，家里人都到地里割荞麦去了。我喊肚子饥，曾祖母说：“我也不会动，他们留下有馍，托在锅里，你自己去取。”我踏着小板凳，脚尖踮起来去拿，谁知将竹叶弄翻了，馍掉在锅底煨锅水里，还是没吃成。祖母把曾祖母叫二婶，我刚刚学说话，也跟上把曾祖母叫“二婶”，惹得老太婆咧着没牙的口直笑。她将我抱在怀里唱曲儿：“我个哥儿乖得很，见我就先叫二婶，今天天气热得很，二婶给我娃吃凉粉。”大约我三岁时，曾祖母歿了，我很知道号啕痛哭，口里还是叫“二婶”……

我额颅高，小伙伴叫我“崖颅坎”，并戏曰：“崖颅坎，下雨不打伞。”不打伞就不打伞，我并不同他们理论。我喜欢爷爷那头大黄牛。夏季，牛棚里踏的牛粪有几尺厚，发酵后逸出热蒸蒸臭气来。牛槽里的剩料散发出酸不唧唧的膻气味儿。我闻惯了，并不嫌难闻。我喜欢牛屁股落的一大堆嗡嗡叫的蝇子，其中有一两只大牛虻，好似这个天国里的王子。不过，那家伙是个吸血鬼，经常把牛的屁股叮烂，血流得老长，它自己的肚子却吃得胖嘟嘟的。我爱捉牛虻，用麦秆棍做个螺旋桨，将两个牛虻用枣刺从肚子穿过去钉在螺旋桨的两头，让那家伙嘤嘤嗡嗡地推磨子，我还用自做的小鞭子抽打。我不明白牛的嘴为啥一个劲地动弹，好像小孩一样嘴馋，流着口水，老吃不够。我看见它的脖子在树身上蹭，知道它害痒痒。爷爷常用铁挠子给它挠痒，我也用手给它挠，它大概觉得舒服，尾巴摆来摆去，向我表示友谊。我最爱牵牛，有时爷爷牵着牛，让我拉住绳头儿走在他前头。我要一个人牵，爷爷怕牛踢了我，不肯。我坐在地上“哇哇”哭叫，还使性子像骡马打滚儿，滚成了土蛋蛋，给爷爷示威。农家孩子没人惯，爱哭你就哭，哭够了就不哭了。后来，我索性用线儿拴了一个屎爬牛，到处拉上它——那种世袭农民的血统啊，中国老早不就以农业起国吗？

腊月，那头老黄牛下了个血湿淋淋的小牛犊。祖母在牛圈里拢了一堆麦秸火，烟火团团弥漫开来，顿时熏得人睁不开眼。老牛疲倦地卧在牛圈里，嘴嚼着白沫。突然牛屁股破出水来，流了一大摊。继而老牛腰一拱，屁股里挤出个小牛头来。爷爷先是猫腰抓住小牛的头往出拉，接着一脚踩在老牛的屁股上，像拔河一样拉了出来。爷爷用烂衣服片子，给颤抖的小牛犊擦卷毛上一坨一坨血。那小家伙刚生下来就想站立，两个前腿撑了撑，又软瘫在地上。可不久就能走能跑

了。爷爷没有给它穿鼻圈，也没用绳拴，只给它脖子上戴了个红布圈儿系的小铃铛，怕它跑丢了。它像个黄土孩子，叉裂的蹄子像穿着白色袜子，嘴唇挂着一线涎水和一丝草茎，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溜达、疯跑，东张西望。那小铃铛叮叮当当，是新生命发出的最美音符。我喜欢这个新伙伴，便去亲昵它。谁知这家伙不老实，愣是用那没有犄角的四棱额抵我。我火了，便同小牛犊头对头抵起仗来。那家伙暴躁地跳一下，我也跳一下。最后还是让爷爷看见了，说道：“你能抵过牛？真是个凉凉子！”——那种如同美丽诗篇的楞气啊！

曾祖母去世后，我成了祖母的小尾巴，晚上跟祖母睡。哥哥被分配给爷爷，睡在牛棚的热炕上。半夜里，爷爷做梦，梦见一只大青狼叼住小牛犊的脖子，他一拳打去，打在哥哥的胸膛，将哥哥从睡梦中打哭了。第二天，哥哥不想跟爷爷睡，要同祖母睡。但“八十老，向的小”，祖母说：“王锁，你大还是弟弟大？”哥哥争不过我，好在哥哥性子绵，像个大姑娘，动不动就脸红，是个听话的乖娃。

哥哥上学了，我像丢了魂。整天缠住伯母要哥哥，像苍蝇嗡嗡地跟在伯母屁股后，同她“撕筋（纠缠）”。伯母正给锅里搭馍，手忙脚乱，差点被我绊倒。她大声说道：“真是个绾死缠，把人能绊倒，滚远些！”馍搭好了，要大火烧，她贵贱寻不见拨火的家伙。原来是我趁她骂我的时候，“使拐”将炭锨藏了。馍刚烧气圆，要加大火烧，伯母急得没法。因为蒸馍讲究“三火”——紧三火，慢三火，不紧不慢再三火。正在紧火处，我趁机同她讨价还价。她不耐烦地说：“别扭（捣蛋）得很，馍蒸瞎了，你爷把你皮不揭了？”我才不管哩，伯母无法，说道：“凉凉子，你到村头大皂角树下喊，风会把你的声音传给你哥哥。”我高兴地跳起来，从门背后取出炭锨来，“咣当”一声扔在地上，蹦蹦跳跳一口气跑到大皂角树下。我愣个儿喊叫，腰弯成了90度。但村子离学校二三里地，哪里听得见——那棵缀满童趣的梦幻般的大树啊！

爷爷将小牛犊绑在大门外大槐树上，给它绾鼻圈。我看见爷爷胡桃壳似的脸上汗津津的，那张脸好像永远弥着土尘，洗不干净。我静静地圪蹴在跟前看他做活，看他脸上肌肉的抽动，鼻子、嘴好像都在鼓劲、帮忙。我爱看大人做活，看着看着自己贪婪地流出口水来。爷爷害怕小牛踢了我，碍手碍脚，大声吆喝道：“滚开！”我只向后挪挪；爷爷伸出巴掌，吓唬我说：“滚远些！”我再往后挪挪。

那鼻圈原是桑木的，是爷爷先一年从树上选择、砍下的弯树枝儿。先用刀刮掉皮，然后用火煨，将它弯曲成椭圆形，挂在牛圈的墙壁上，风干后才能用。绾鼻圈就是将鼻圈一端从小牛的鼻孔穿过去，像个门环套在小牛的鼻子上。牵牛要牵牛鼻子，它就会变成听话的乖孩子。小牛犊嫌疼，前腿使劲地乱蹬，后腿乱跳。爷爷说：“凉凉子，看见了没有？到了秋上，爷也要给你绾上鼻圈子。”我知道爷爷说的是让我去上学，因而将吊着的鼻涕使劲一吸，做了个鬼脸。